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五

周滅齊

陳文帝天嘉三年齊主之為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為開府行參軍及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

四年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安詣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信都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須

史罷入長絜僧敬之子也帝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康王
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趙郡王
劼其父死於非命不可親近由是劼及士開共譖之士開言孝
瑜奢僭劼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孝瑜
竊與尔朱御女言帝聞之大怒夏六月庚申頓飲孝瑜酒三十
七盃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帝使左右婁子彥載以出馳之於
車至西華門煩躁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諸侯在宮中者
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

六年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踈率無行嘗為高祖中
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三千
石鞭二百配甲坊顯祖時珽為祕書丞盜華林遍略及有它贓
當絞除名為民顯祖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
世祖為長廣王珽為胡桃油獻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

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擢拜中書
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姦譖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
幸振古無比官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
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
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
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
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
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
顯祖禪子故事齊主從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
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皇帝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又詔
以太子妃斛律氏為皇后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為太上皇帝
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黃門侍郎馮子琮尚書左丞胡長絜輔導
少王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祖珽拜祕書監

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 齊世祖之為長廣王也數為顯祖所捶心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為賊故珽亦怨之且欲求媚於世祖乃說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為祖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帝從之己丑改謚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謚號 十二月庚午齊改謚文宣皇帝為景烈皇帝廟號威宗

天康元年冬十二月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并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我豈老嫗須著此物此言屬大家也又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端金雞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雞大赦耳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內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填虛稍幡數百上皇以為反具收訊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孝琬云孝琬常畫陛下像而哭之其實世宗像也上皇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為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之甥何為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兩脛而死安德王延宗哭之淚赤又為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

臨海王光大元年 齊祕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遙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飢饉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入後官乎上皇益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得

少寬珽曰陛下有一范曾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曾以我為項羽邪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為項羽未易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以蕪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二年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兗州刺史夏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和士開為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

冬十月辛巳齊以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

十一月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辛

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之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士開祕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

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之喪皆祕不發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開素心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今在內貴臣一無改易主公必無異志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佗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出子琮為鄭州刺史

宣帝太建元年春二月齊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內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

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及錄尚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度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皆言於齊主請出土開爲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主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且飲酒勿多言叡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旣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明日叡等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怱怱欲王等更思之叡等遂皆拜謝長粲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厚賜叡等罷之大

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於羣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聞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豈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爲州且出納如舊待過山陵然後遣之叡等謂臣眞出心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其言乃以士開爲兗州刺史文遙爲西兗州刺史葬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謂叡曰太后意旣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受委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遽出土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用爲方伯今當奉別謹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但

乞王保護長為大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
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
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
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
太后皆泣問計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
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旦
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
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殿下勿入恐有變叡曰吾
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
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叡久典
朝政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後以士開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定
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
高阿那肱素以諂佞為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在東宮

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封淮陰王世祖簡都督二
十人使侍衛東宮昌黎韓長鸞預焉齊主獨親愛長鸞名
鳳以字行長鸞侍中領軍摠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者其夫
汝陽駱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
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於胡太子宫掖之中
獨擅威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齊主以令
萱為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
同三司武衛大將軍宮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有寵於
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為之養母薦為弘德夫人因令提婆冒姓
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寵齊主思
祖珽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珽乃遺陸媪弟儀同三司悉達書
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
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弃舊怨虚心

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曩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竒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入為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譖尚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為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珽謀之珽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賜死二年秋七月甲寅齊以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為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

三年春二月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為太尉趙彥深為司空和士開錄尚書事徐之才為尚書令唐邕為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仍攝選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與選頗擅引用人亦復啟稟由是與士開有隙

夏四

月壬午齊以琅邪王儼為太保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橫奢縱忌甚不平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見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得無時見太后儼之除太保也餘官悉解猶帶中丞及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閒太上御名何可出北宮入民間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佗文書奏之齊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告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受敕何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并戒門者不聽士開入秋七月庚午旦士開依常早參伏連前執士開

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黨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寔合萬死謀廢至尊刺家家髮為尼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即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在帝後聞之戰栗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穆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曰何不入辟彊曰兵少延宗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有數千何謂少帝泣啓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解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入

見帝於永巷帝帥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語去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帝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所帶刀鏃亂築辦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顯貴於後園支解暴之都街帝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勲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曰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怒遣使就內省以弓絞殺子琮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自是太后常置儼於宮中每食必自嘗之

九月齊祖珽說陸令萱出趙彥深為兖州刺史齊珽以珽為侍中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

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
宜早爲之計幸臣何洪珍等亦請殺之帝未決以食饗密迎珽
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醜慶父帝乃攜儼之晉陽使右衛
大將軍趙元侃誘儼執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王今
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庚午帝啓太后曰明
且欲與仁威早出獵夜四鼓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兒呼兒
何爲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
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拉殺
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太后臨哭十餘
日即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死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 齊
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曇獻爲太
上皇者齊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
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己亥帝自晉陽奉太后還
鄴至紫陌遇大風舍人魏僧伽習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
帝詐云鄴中有變彎弓纏鞘馳入南城遣宦者鄧長顛幽太后
於北宮仍敕內外諸親皆不得與胡太后相見太后或爲帝設
食帝亦不敢嘗

四年春二月庚寅齊以侍中祖珽爲左僕射初胡太后旣幽於
北宮珽欲以陸令萱爲太后爲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且謂人
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爲
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 齊尚書左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
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遙見輒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
計又嘗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趙令恒與吾輩參論盲
人掌機密以來全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
垂簾坐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
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

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閒之光弟羨為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兵士馬精彊鄣候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子武都為開府儀同三司梁充二州刺史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父金之灑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柵木不扶自舉令誅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珽又見帝請閒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

將遊東山主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
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
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貫其頸拉而殺之血
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并殺其子開府儀
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伯伽祖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
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力七賜稍
二珽厲聲曰更得何物白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
問曲直即杖之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
宜為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
生齊王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
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鮮
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門者白使人乘甲馬
有汗室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
羨常以盛蒲為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
后公主蒲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
世辨世苗皆死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祖珽與侍中高元海共
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今萱密語告珽珽求
為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人兩目又盲豈可
為領軍因言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且
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珽因
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為朋黨文以元海所泄密語告
令萱令萱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子華等皆被黜珽自是專主
機衡摠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扶
侍出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
秋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 初齊胡太后自愧失
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

悅納為昭儀文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

冬十月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為皇后每私謂齊主曰萱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者乎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胡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言笑無常漸畏而惡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文斛律儀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出牀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

二月齊胡后之立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灑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刺其髮送還家辛丑廢胡后為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萱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迹屏氣殺生與奪唯意所欲

五年春正月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摠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且參帝常先引長鸞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事皆附長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上人朝夕宴私唯事譖訐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敢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祖珽執政頗

收舉才望內外稱美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為致治之方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右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不問珽日以益踈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應死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觀之大是奸臣人寔難知老婢應死帝令韓長鸞檢案長鸞素惡珽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栢

閣珽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射孝言韶之弟也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為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氣色揚揚以為己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眾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等共構祖珽逐而代之冬十月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

授齊主為侍讀帝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為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文事大為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効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官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為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

也與侍中崔季舒皆為祖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須稟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為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崑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摠署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泌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奚官幼男下蠶蠶至沒入貨產癸卯遂如晉陽六年春正月齊主還鄴秋八月齊主如晉陽

七年春正月齊主還鄴

二月齊主言語澁訥不喜見朝士

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三公令錄奏事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以為帝王當然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匹競為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鑿晉陽西山為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修德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又寫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闕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官官鄧長顓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並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顯位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為姦諂蠹政害民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官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

有鬪雞號開府皆食其幹祿諸嬖幸朝夕娛侍左右一戲之賞
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
直由是爲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爲貪縱賦繁役重民不聊
生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侍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
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
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閒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
周主從之韋孝寬上䟽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閒隙
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
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
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讎敵有豐不
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并令
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
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

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
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寔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
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
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
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
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
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
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
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閒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勾踐亡吳尚
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
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
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井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
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

眈昏翹葉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笑三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衛聘於齊以觀豐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諲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駟三詣安州摠管于翼問策餘人皆莫之知

秋七月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滎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爲前三軍摠管越王盛周昌公侯莫陳崇趙王招爲後三軍摠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寧公薛迺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陳芮帥衆二萬守太行道申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諲盟之兄孫震武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位尚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戍小山平攻之易

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趙嬰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疆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用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爲上策周主皆不從宏泉之弟也壬午周主帥衆六萬直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

八月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主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進圍洛口拔東西二城縱火舩焚浮橋橋絕齊永橋大都督太安傳伏自永橋夜入中渾城周人旣克南城圍中渾二旬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水軍焚其舟艦傳伏謂行臺乞

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于翼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弃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周主還長安

八年秋九月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况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為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灑裁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杞公亮隨公楊堅為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丘崇為左三軍王憲陳王純為前軍亮導之子也丙辰齊主獵於

邠連池癸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廷雋公直勤敏儲侍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于汾曲遣齊王憲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焉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鍾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詒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嬰城拒守相貴相願之兄也甲子齊集兵晉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軌帥眾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槩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

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圍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雞栖原伐柏為菴以立營椿廣之弟也癸酉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雞栖原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柏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為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

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關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為陛下奉耳軍正京兆王韶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周主留齊王憲為後拒齊師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壁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忼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遙為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

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木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安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摠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疾傷及繞城樵藥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纒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捨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空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弃山積

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
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勳將立為左
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褱翟等至是遇於中塗齊主
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
持周主須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為之流涕周主以將
士疲倦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眾心皆動因其懼
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為平齊之基
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變汝善為我守之遂
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
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
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尉民
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寧主
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羣臣皆以為
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
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萬守高壁
餘眾保洛女砦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
洛女砦拔之有軍士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齊主令侍中
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為妄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告阿那
肱謀反又以為妄斬之乙卯齊主詔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
募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
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
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為上柱國封郇公是夜齊
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至晉陽齊主復大赦改元隆化
以安德王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摠山西兵謂曰并州凡自取
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
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

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時
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
十人與俱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
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
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
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為魏丞相以唐邕典外兵
曹太原白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齊受禪
諸司咸歸尚書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邕官至錄尚書事建官
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邕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
阿那肱譖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惣知騎兵度支孝卿事多
專決不復詢稟邕自以宿舊習事為孝卿所輕意其鬱鬱及齊
上還鄴邕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為天
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詔
曰武平孱弱政由官昏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
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為宰相齊昌王
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干子右衛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
司韓骨胡等為將帥敬顯貸文之子也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
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
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
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為死童兒女
子亦乘屋攘袂投甄石以禦敵己未周主至晉陽庚申齊主入
鄴周軍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
胡拒城南和阿干子段暢拒城東自帥衆拒齊王憲於城北延
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稍往來督戰勁捷
若飛所向無前和阿干子段暢以千騎奔周軍周主攻東門際
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

川填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
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
崎嶇得出齊人奮擊幾中之城東道阨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
導之僅得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為亂兵所殺使於積尸中
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既捷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
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
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未有
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當死
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柰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
國王諡亦以為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
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辛酉且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
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
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
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唐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劼顯奔鄴
齊主以為司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啓於瀛州刺史任城王
潛曰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
潛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使者送鄴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
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
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
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衆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遵
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侍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
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
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
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
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主孝珩請使任

城王潛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湓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官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貲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勣將兵侍衛太后太子自土門道還鄴時宦官儀同三司荀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雞彘鷹犬搏噬取之勣執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勣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勣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勣岳之子也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

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正純為并州摠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恐懼莫有鬪心朝士出降盡夜相屬高勣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曰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

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恒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為太上皇帝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太上皇后

以廣寧王孝珩為太宰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謀伏兵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異孝珩求拒周師請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騎覘周師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軍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之世榮得即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為偽朝勅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長樂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伯乃歸乙未齊上皇度河入

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為湝詔尊上皇為
無上皇幼主為宋國天王令侍中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紋於
瀛州考卿即詣鄴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反之處皆從赦例齊
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擊周奏寢
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并州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以永業
為上柱國封應公丙申周以越王盛為相州摠管齊上皇留胡
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自與穆后馮淑
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顓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內參田鵬鸞西出
參伺動靜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
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至上皇至青州
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
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
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
南走己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庚子
周主詔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謚并為改葬子孫各隨
所安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
朕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並可毀撤瓦木諸物
川川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

二月丙午周主

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
以賓禮見之齊廣寧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
信都共謀斥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揚堅擊
之令高緯為手書招潛潛不從憲軍至趙州潛遣二諜覘之候
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通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
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潛書曰足下謀者為候騎所拘軍中
情實具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
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憲

至信都滑陳於城南以拒之滑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衆降相願滑心腹也衆皆駭懼滑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滑之廣寧王孝珩憲謂滑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滑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止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傷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懼其威聲皆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北朔州齊之重鎮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滑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表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瑄復攻拔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大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蹀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傅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高寶寧者齊之踈屬有勇略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宮及六府官乙卯周主自鄴西還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主旣克并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騰二酒鍾賜伏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

見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上晉州遣高 郡進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照至尊今何在阿 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眾入城於聽事前北而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洋對曰臣 此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付遂引使伯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為手朕勿憂富貴佗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為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緯為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麟鳳皇為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為瑞且有功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五月己丑周主

祭方丘詔以路寢會義宗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壯麗者準此

臣光口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佗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州人誣溫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高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

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於邊裔周主以高潛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徹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黜放之乃為元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為業

十二月高寶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為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

十年夏六月周高祖殂 閏月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為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摠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荊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半為紹義所殺會神舉與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百餘萬騎救范陽至潞水聞昌期死還據和龍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高紹義佗鉢不從

十二年夏六月周遣建威侯賀若誼賂佗鉢可汗且說之以求高紹義佗鉢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誼敦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之蜀久之病死於蜀

楊堅篡周

陳臨海王光大二年秋七月壬寅周隨相公楊忠卒子堅襲爵堅為開府儀同三司

宣帝大建四年夏四月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贊為太子大赦

五年秋九月壬午周太子贊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隨公堅之女

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四

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官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

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

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出載輶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

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
以尉遲運爲右宮正運廻之弟子也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
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
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
如齊相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賢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
爲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仍擢運爲京兆丞太
子聞之意甚不悅

七年大將軍楊堅姿相竒偉畿伯下大夫長安來和嘗謂堅曰
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周中待堅素厚
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
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
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陳無不破

八年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埃城而還宮尹鄭譯王端
等皆有寵於太子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王軌
等言之於周主周主怒杖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
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譯因曰毀下何時可得據天
下太子悅益昵之譯儼之兄孫也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
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
東宮有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
不堪立邪乃敕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
帝威嚴矯情脩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
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
帝曰皇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
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竒才亦常以此爲憂帝以問弼對曰
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
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

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
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
非空後軌因內宴上壽持帝須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
先是帝問右宮伯字文孝伯曰吾見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
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
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
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
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
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
深自晦匿帝深以軌等言爲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
幼故得不廢

十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 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遷長安是夕
殂年三十六戊戌太子即位尊皇后阿史那氏爲皇太后宣帝

始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
閱視高祖宮人逼爲淫欲超拜吏部下大夫鄭譯爲開府儀同
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己未葬武皇帝於孝陵廟號高
祖既葬詔內外公除帝及六宮皆議即吉京兆郡丞樂運上疏
以爲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爲汲汲帝不從帝以齊煬王憲屬
尊望重忌之謂字文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
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
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
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矣帝不懌由是踈之乃與開府儀同大
將軍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憲因告憲有異謀申子
帝遣宇文孝伯語憲欲以憲爲太師憲辭讓又使孝伯召憲曰
晚與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
即執之憲自辨理帝使于智證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

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
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遂縊之帝召憲僚屬使證成
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有司以露車載憲尸
而出故吏皆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又殺上
大將軍王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熊開府儀同大將軍豆
盧紹皆素與憲親善者也帝既誅憲而無名乃云與興等謀反
時人謂之伴死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公以賞之 閏月乙亥周
主立妃楊氏為皇后 秋七月壬戌以亳州摠管楊堅為上柱國大將軍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羣臣服漢魏冠
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象宰越王成爲大前疑相
常尚公尉遲迥為大右弼申公李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隋公楊
堅為大後承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書典制為太重而除之
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為虞書言所稱青災肆赦謂
過誤為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
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
施非常之惠以肆姦究之惡乎帝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
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為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為刑經聖制
用法益深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
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
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
錄遊宴沈酒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百者奏之於是樂
運輿襯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以為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
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
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官
者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為朴崩
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淫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

字誤者即治其罪杜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誠不能詒譖善道
脩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殺之
猶願之況比干丘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閤請見曰
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頗
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
之 癸卯周立皇子闡為魯王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為
皇太子 二月周徐州摠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
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
州控帶淮南鄰接疆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
虧違況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
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
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九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持須事帝使太史

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
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九軌邪巖
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軌遂
死巖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為軌流涕之儀之推之弟也
周主之為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為宮正數進諫不用又與王
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為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司毀已及
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柰何孝伯曰今堂
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
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
出為秦州摠管它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
反何以不言對曰臣不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
川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
負顧託以此為罪其所甘心帝大慙急首不語命將出賜死于

家時宇文神舉為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醜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辛巳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此後稱天皇是二十四旒車服於鼓皆倍於前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元既專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每對臣下自稱為天用樽彝珪瓚以飲食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羣臣同己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額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為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粧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游戲無常出入不御羽儀仗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夏五月辛亥以襄國郡為趙國濟南郡為陳國武當安富二郡為越國上黨郡為代國新野郡為滕國邑各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道並之國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 秋七月庚寅周以楊堅為大前疑 己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為大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凡四后云 十二年春二月乙丑周天元改制為天制敕為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為天元聖皇太后癸未

高楊后與三后皆稱太皇后司馬台直稱皇后行軍總管杞公亮天元之從祖兄也其二西陽公溫妻尉遲氏蜀公迥之孫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逼而淫之亮聞之懼三月軍還至豫州密謀襲韋孝寬并其衆推諸父為主鼓行而西亮國官如寬知其謀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其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不克而走戍子孝寬追斬之溫亦坐誅天元即召其妻入宮拜長貴妃時周師寇淮南韋孝寬為行軍元帥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為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級馬上稱警蹕乙未改同州宮為成天宮庚子遷長安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為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天元將立五皇后以問小宗伯狄道辛彥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太學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帝大悅免彥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為天中大皇后尉遲妃為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又好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為樂

夏五月

周楊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大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即殺之堅至神色自若乃山內史上大夫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願

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
之天元將遣譯入寇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
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隨公行且為壽陽揔管以督
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為揚州揔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將行
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甲午夜天元備灋駕幸天興宮乙未不
豫而還小御正溥陵劉昉素以狡訛得幸於天元與御正中
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卧內欲屬以後事天元
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以揚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領內史
鄭譯御飾大夫柳裘內史大夫社陵韋暮御正下士朝那皇甫
績謀引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
為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裘悞之孫也是日帝殂秘不
發喪昉譯矯詔以堅揔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帝旨而
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
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
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
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
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
適突厥為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顏之儀正色
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命引出將殺
之以其民望出為西邊郡守丁未發喪靜帝入居天臺罷正陽
宮大赦停洛陽宮作庚戌尊阿史那太后為太皇太后李太后
為太帝太后楊后為皇太后朱后為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
后並為尼以漢王贇為上柱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
理以揚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秦王贇為上柱國百官揔已以
聽於左丞相堅初受顧命使邗國公楊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
林曰朝廷賜令揔文武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

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譚議以堅為大冢宰譚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即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為丞相府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之東宮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堅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賁辯之弟子也以鄭譚為丞相府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二人由是怨德林內史下大夫勃海高熲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入府遣楊惠諭意熲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乃以為相府司錄時漢王贊居禁中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主且歸弟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性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堅幸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穎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堅以相州摠管尉遲迴位望素重恐有異圖使迴子魏安公惇奉詔書召之會葬壬子以上柱國韋孝寬為相州摠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長義為相州刺史先命赴鄴孝寬續進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上士崔彭徵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謂屏左右密有所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

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彭楷之孫也六月五王
皆至長安周尉遲迴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
韋孝寬至朝歌迴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韋孝寬孝寬留
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
密以伺之孝寬兄子藝為魏郡守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迴所
為藝黨於迴不以實對孝寬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迴謀語孝寬
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
宜速具酒食迴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
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堅
又令侯正破六韓裒詣迴諭旨密與摠管府長史晉相等書令
為之備迴聞之殺昶及裒集文武士民登城北樓令之曰楊堅
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呂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舅
甥任兼將相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舉卿等糾合
義勇以注國庶民何如衆咸從命迴乃自稱大摠管承制置官
司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迴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
以韋孝寬為行軍元帥郝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
忻濮陽公武川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
詢等皆為行軍摠管以討迴弘度楷之孫詢穆之兄子也初宣
帝使計部中大夫楊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宣帝殂與尉遲
迴發喪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之不衰而視不安將有佗計吾
不去懼及於難遂夜從捷徑而遁遲明迴覺追之不及遂歸長
安堅遣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雍州牧畢刺王賢與五王
謀殺堅事洩堅殺賢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謀不問以秦王贄為
大冢宰杞公椿為大司徒庚子以柱國梁睿為益州摠管周
青州摠管尉遲勤迴之弟子也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迴
所統相衛黎洛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尤莒等州皆從之

衆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公冑由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
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本州徐州兗州兗州刺史曹公冑
州前東平郡守畢善緒據蘭陵皆應迴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
惠以城降迴迴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刺史宇文
弁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潞州執刺史趙威署
城人郭子勝爲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遂圍恒州上大將軍
宇文威攻汴州莒州刺史爲九尼等帥青齊之衆圍沂州大將
軍檀讓攻拔曹臺二州屯兵梁郡帝毗羅衆號八萬軍於蕃城
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汴州攻永州拔之迴遣使招大左輔并
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
兵處陰勸穆從迴穆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爲陳利
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
勃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環金帶遺堅十三環金帶者天
子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穆兄子崇爲懷州刺
史初欲應迴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
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
於堅迴子誼爲朔州刺史穆執送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
迴招徐州摠管源雄東郡守于仲文皆不從雄賀之曾孫仲文
謹之孫也迴遣宇文冑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攻仲
文仲文棄郡走還長安迴殺其妻子迴遣檀讓徇地河南丞相
堅以仲文爲河南道行軍摠管使詣洛陽發兵討讓命楊素討
宇文冑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鄭州摠管司馬消
難亦舉兵應迴己酉周以柱國王誼爲行軍元帥以討消難廣
州刺史于顓仲文之元也與摠管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
表手殺之因唱言文表與尉遲迴通謀堅以迴未平因勞勉之
即拜吳州摠管趙僭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弟堅齎酒殺就之

招引入寢室招于負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開府儀同大將軍弘大將軍元胄坐於戶側胄順之孫也弘胄皆有勇力爲堅腹心酒酣招以佩刀刺爪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爲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迥後至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爲胄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門胄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惇帥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饋金軍中怪怪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譚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且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目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則自鄭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

勅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命少內史
崔仲方往監諸軍爲之節度仲方猷之子也辭以父在山東又
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爲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
頴請行堅喜遣之頴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
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
端不加治點司馬消難以鄭隨溫應土順沔儂岳九州及魯山
等八鎮來降遣其子永爲質以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爲大
都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庚申詔鎮西將軍
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帥衆趣歷陽超武將
軍陳慧紀爲前軍都督趣南兗州 周益州總管王謙亦不附
水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梁睿至漢川不得進堅即以睿
爲行軍元帥以討謙 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雅奉書入川永
相堅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
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弈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
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迴連謀以爲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
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
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
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遲迴雖
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
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
隋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
止高頴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棧頴豫爲土狗
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
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旣度頴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
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迴與惇及惇弟西
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

黃龍兵迴弟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
軍旅老猶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
軍不利正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摠管宇文忻曰
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
如雷寔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
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先登
崔弘度妹先適迴子爲妻及鄴城破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
尾追之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迴曰頗相識不今日
各國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避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
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弘
度顧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迴頭弘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
寬蓋防之勤惇祐東走青州未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郭衍追獲
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恃不之信遂先自縛歸罪堅復其

官爵迴末年衰老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擊爲長史達擊暹之
一也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于仲文軍至蓼
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僞北讓不
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
迴守將劉子寬棄城走仲文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
檀讓以餘衆屯成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成武迴將席毗羅衆
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
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
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
望見以爲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
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即屠
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擊
之毗羅軍大潰爭投洙水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

毗羅傳首章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安陽
毀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梁主聞迴敗謂柳莊曰若
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丞相堅之初得政也待黃公劉昉
沛公鄭譚甚厚賞賜不可勝計委以心膂言無不從朝野傾屬
稱爲黃沛二人皆恃功驕恣溺於財利不親職務及辭監軍堅
始踈之恩禮漸薄高頴自軍所還寵遇日隆時王謙司馬消難
未平堅憂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堅乃以
高頴代昉爲司馬不忍廢譚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譚譚猶坐
聽事無所關預惶懼頓首求解職堅猶以恩禮慰勉之 周王
誼帥四摠管至鄆州司馬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甌山二鎮來奔
九月庚戌以隨世子勇爲洛州摠管東京小冢宰摠統舊
齊之地壬子以左丞相堅爲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

冬十月周丞相堅殺陳惑王純及其子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
討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遣
其將達奚慧高阿那肱乙弗虔等帥衆十萬攻利州堰江水以
灌之城戰士不過二千摠管昌黎豆盧勣晝夜拒守凡四旬
時出奇兵擊慧等破之會梁睿至慧等遁去睿自劔閣入進逼
成都謙令達奚慧乙弗虔城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
之謙戰敗將入城慧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都
令王寶執之戊寅睿斬謙及高阿那肱劔南平 十二月
甲子周以大丞相堅爲相國摠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
進爵爲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爲隨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堅
受王爵十郡而已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之命建臺置官
丙辰詔進王妃獨孤氏爲王后世子勇爲太子開府儀同大將
軍庾季才勸隋王宜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太傅李穆開府儀

同大將軍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下詔遜居別宮甲子命兼太
傅杞公椿奉冊太宗伯趙熒奉皇帝璽紘禪位于隋隋王冠遠
遊冠受冊璽改服紗帽黃袍入御臨光殿服亮冕如元會之儀
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冊祀于南郊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
子勇鎮洛陽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賜之孫也女為太子妃少內
史崔仲方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
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
左右衛等十二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
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
聲者改侍中為納言以相國司馬高頌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
相國司錄京兆虞慶則為內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內郎李德
林為內史令乙丑追尊皇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呂氏
為元明皇后丙寅脩廟社立王后獨孤氏為皇后王太子勇為
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趙熒為尚書右僕射己巳封周靜帝為
介公周氏諸王皆降爵為公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
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佗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
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又禪位憤惋逾甚隋主內甚愧之改封
樂平公主久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隋主與周載下大
夫北平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為息州刺史將之官隋
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
又即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
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
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
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
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昞之子也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
高頌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

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譙公乾懌冀公絢閔帝子紀公湜明帝子鄴公貞宋公實高祖子漢公贇秦公贄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允荆公元宣帝子萊公衍郢公術皆死德林由是品位不進

五月隋主潛害周靜帝葬于恭陵以其族人洛為嗣始興王謀逆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冬十二月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為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諛有寵於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為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閤執事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伯固憚之乃諂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墓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野大相款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為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寅上殂蒼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劔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劔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為乙卯小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于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媪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

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為台鼎摩訶給報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戴溫譚騏驎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為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恭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伯固為亂兵所殺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為庶人韋諒及前衡陽內史彭暲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典籤俞公喜並伏誅暲叔陵舅也信諒有寵於叔陵常參謀議諒粲之子也丁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為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蕭摩訶為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

綏遠公始興王叔陵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為中

書通事舍人乙丑尊皇后為皇太后時帝病創卧承香殿不能

聽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眾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

丁卯封皇弟叔重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 秋九月丙午

以長沙王叔堅為司空將軍刺史如故

長城公至德元年 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

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

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求其短

御名之上

於上上乃即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為江州刺史

以祠部尚書江揔為吏部尚書 秋八月長沙王叔堅未

之江州復留為司空竇奪之權 冬十二月丙辰司空長

沙王叔堅免叔堅既失息心不自安乃為厭媚醮日月以求福

或上書告其事帝召叔堅囚于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敕數之

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佗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隋滅陳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春隋主既受周禪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為吳州摠管鎮廣陵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為廬州摠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颺颺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為經略

後

長城公至德二年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沉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董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有三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並有寵迭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僕射江摠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上游宴後庭无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為龔貴嬪侍兒上見而悅之得幸生太子深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進止閑華每瞻視眄睐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顏色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常置淫祀於宮中聚女巫巫鼓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上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

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于外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筭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為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人並無關市之稅上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虛空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前陽惠朗為太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豪釐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摠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為知人尤加親重小大衆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司馬中復贊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三年 初北地傳綽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遷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綽受高麗使金上收綽下獄綽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度郊廟大臣專媚

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殍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緯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緯言及之

禎明元年 初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謀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帝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爲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穎對曰江北地寒日收差晚江南水日熱其彼收穫之際徼徼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使解甲

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害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揚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勸號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湓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穎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

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
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枓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
在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
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
平乘舳舻等各有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將之官稽首言陳有
三可滅帝問其狀對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
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効隋
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帝惡
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
圖未畢火從中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
無伐閱競排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
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
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

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

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

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

姑蘇矣帝大怒即日斬之

先是隋楊梁主入朝梁叔父安平王巖弟義興王嶽來奔

二年春正月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騎常侍九江

周羅暎將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程

尚賢等來聘戊寅隋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

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

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息盛粉黛而執干

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

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搖蕩

疆場晝伏夜遊竄竊徇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閉聽覽有懷

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

帝二十惡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

冬十月己

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于隋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荊州刺史劉仁息出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廬州摠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摠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摠管弘農燕榮出東海凡摠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瑒為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為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十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陳師誓衆

十

二月隋軍臨江高瑒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摠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頽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

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

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息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

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初上以蕭巖蕭瓛梁之宗室擁衆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衆以巖為東揚州刺史瓛為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使南平王岳疑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為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鬪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群臣少息恐不為用無可任者乃灌施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表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施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為通奏憲等以為然二人齎啓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謀驟至憲等躬勤奏請至于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搃搃內為之遊說帝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搃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

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母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為而死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隋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賈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為內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掛葉山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下詔曰大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

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為都督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臯文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勅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臯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魯廣達之子世真在新蔡與其弟世雄及所部降於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陳主慰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游弈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隋軍

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止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闍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辛未賀若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摠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蘄州摠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力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任忠等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暎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欬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為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

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摠管楊
牙貞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
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
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
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
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貞明
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乃釋而禮之任
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
金兩滕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
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忠出部分令宮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
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
弼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
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於是城內
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摠等數
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相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
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
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
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
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
自投于井憲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
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
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
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閣
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
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爲變皆召入令屯朝
堂使將軍王叔英摠督之又陰爲之備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

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拒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
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
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歔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
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殿慄向弼再
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
命侯無勞恐懼旣而取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
欲令恭愍爲叔寶作降箋命乘驛車歸已事不果弼置叔寶於
德教殿以兵衛守高頊先入建康頊子德弘爲晉王廣記室廣
使德弘馳詣頊所令留張麗華頊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
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
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頊乃成晉王廣入建康以施
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
上與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等爲民害
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使高頊與元帥府記室裴厲收圖籍封
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爲賢矩讓之之弟子也廣
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收以屬吏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
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
開府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
水而飲之旣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
祖卅祖高宗陵搃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
心裹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
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
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
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旣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暎與郢州刺史荀法尚
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六摠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

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縱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臯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延軍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陳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爲秦王俊軍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罷湘漢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爲盟主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睪陳慧紀子正業詐

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睪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已亡移書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德棄城走豫章等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 陳吳州刺史蕭瓛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瓛爲主右衛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業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陳永新戾陳君範自晉陵奔瓛并軍拒述述軍且至瓛立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瓛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瓛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爲人所執述進至奉公埭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瓛皆送長安斬之楊素之下荆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

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
愐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愐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
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
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
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
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
之克期而入叔愐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徇并其衆皆斬之叔
愐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工人衡陽太守樊通武
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討湘州刺史薛胄將兵適
至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之叔愐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折
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愐仁恩破鄔居業於橫橋亦擒之俱
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
沈氏為主號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
太守徐璿據南康拒之沈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遺夫
人書諭以國二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
孫馮瑰帥衆迎沈沈擊斬徐璿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
表馮瑰爲儀同三司冊沈氏爲宋康郡夫人沈夔之子也衡州
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
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瓌忠之弟子也於是陳國皆平得州
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宮室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
城置蔣州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
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
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脩整遣使迎勞陳人至
者如歸夏四月辛亥帝幸驪山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獻俘
於太廟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
行列仍以鐵騎圍之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朝廷拜廣爲太

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玄圭白璧丙午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與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帝每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戶二旬而免獨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得疾不療憤慨而卒庚戌帝御廣陽門宴諸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內給復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為侯正陳叔寶為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辛酉進楊素爵

為越公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堂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各加賜金寶及陳叔寶妹為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加高頻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帝從容命頻與賀若弼論平陳事頻曰賀若弼志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

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譚帝之伐陳也使
高頻問方略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
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頻曰今歸功
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頻入言之乃
止以秦王俊爲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還
并州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
瑑王儀御史中丞沈攸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乙未帝
恭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瑑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
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攸之苛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
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爲
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旣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
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宰有醒時帝問
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敬焉使節其酒旣而曰

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帝以陳氏子弟旣多恐其在京城爲非
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陳尚
書令江撝爲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表憲驃騎蕭摩訶領軍任
忠皆爲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吳興姚察爲秘書丞上嘉表
憲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聞陳散騎常侍表元
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
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徇國乃云無所用
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帝見周羅暉慰諭之許以富貴羅暉
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
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暉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
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暉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
可知也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裨將羊翔來降伐陳之役
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暉上韓擒虎於朝堂

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暎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既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為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為上儀同三司鼎獻之孫也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脩人人克念兵可立處不可不戡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道路旣安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為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右衛將軍龐晃等知高祖於上上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頰父賓為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為獨孤而不名

十四年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邛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它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

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被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祖至口猶見啓在床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仁壽四年冬十一月壬子陳叔寶率贈大將軍長城縣公諡曰炀

隋易太子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春二月甲子周禪位于隋王隋王以太子勇為皇太子封子鴈門公廣為晉王俊為秦王秀為越王諱為漢王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鑑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為儲后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之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士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少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佗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疑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

詔成姬生潁川王暉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
求男過惡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
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母
造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中以
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
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
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
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
者來和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
上儀同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
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晉王廣美姿儀
性敏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
藉甚冠於諸王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

涕后亦泫然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
何罪失愛東宮怕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鳩毒
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
耐我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
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天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
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
萬劫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
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
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已奏為壽州刺史廣
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為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述曰
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
數經行領頻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
天子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

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
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冀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
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為皆先壽以約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
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
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
何為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
我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
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
若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
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曰棄羣臣公亦何以取此
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
請立晉王在賢兒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
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

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
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
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
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
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
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
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覘地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
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嬖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
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
無所出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獸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屋
卑陋男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異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
宮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侍之素故
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佗變

願深防察上聞素諧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矣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踈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置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各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衛率蘇孝慈為浙州刺史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矣日聞段達因督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羈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諸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與聞太子之過弘對既失言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今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為下利不解衣卧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盜急遷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太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怕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嘗責之勇即對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

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角昔晉太子
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我雖德慙堯舜
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怕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
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昊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
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一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
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
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
衛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
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
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薛
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
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
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
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昊嘗曲事
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有織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
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織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
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昊於仗右衛大將軍元冑時當下直
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元昊耳上以昊及裴弘付獄
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
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
藏局貯艾數斛索得之大以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
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
餓死素以惑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
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似加凋飾者悉陳之於
庭以示文武羣官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
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

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並為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寧王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閔然揚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木宜復留意己已詔元昊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衛率司馬夏族福典膳監元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壘下士何竦竝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閭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義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於是集群官于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賞鞠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

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胷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為不合法度文元妃暴薨道路藉藉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以告勇勇益踈政由是出為襄州摠管唐令則為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夏族福嘗於閣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為福致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

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賦媚娘洗馬三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此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鄉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感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此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以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一二不知其二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新令則

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踈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總管郭衍預焉由是衍行為左監門率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寃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異得引見揚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癡鬼所着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思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女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

足待

任壽二年益州摠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
獨孤右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
會之討西爨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
爨人萬智光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
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閒蠱所
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巖卒後秀漸奢僭造神天儀多
抽山獠充官者車馬被服擬於乘輿及太子勇以譏廢書王廣
爲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
譖之上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摠管司馬源師諫秀作色
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心
聖上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
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
計之朝廷恐秀生變七月以原州摠管獨孤措爲益州摠管馳
傳代之措至秀猶未肯行措諷諭久之乃就路措察秀有悔色
因勒兵爲備秀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措覘知有備乃止

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
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
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襪裏而納之

冬閏十月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譴之秀
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
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
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旣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
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
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
偶人縛手釘心枷鎖相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岳慈父

聖母神兵收揚堅揚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
下楊素發之文云秀妾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并作
檄文云指期間罪置秀集中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邪十
二月癸巳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給獠
婢二人驅使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摧謝且曰伏願慈恩賜垂
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
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且曰我今不知楊堅揚諒是
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嘗以少譴敕送南臺命治
書侍御史柳或治之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之於階下端
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
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蜀王秀嘗從或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
或與之秀遺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或以内臣交通諸族
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案秀專
秀之實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採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
以為能賞賜甚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高頴以天
挺良才元勳佐命為眾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
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
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
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
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
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
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而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
遣之肅俠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族父忌並為
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
及諸方都會邸店碾磑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數千後庭妓
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顯既

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有附會
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
不撓者獨柳或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毗見楊素
專權恐爲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
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
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
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
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
命有漸而來主莽資之於積年相立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
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
鑒古今量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
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
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唯素楊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
家有事以爲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上亦寢踈忌素乃下
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向省評論大
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
出楊約爲伊州刺史素旣被踈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
尚書參掌機密素由是惡之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幸仁壽宮乙丑詔賞賜支度事無巨細並
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
上疾甚卧與百僚辭訣並握手獻欬丁未崩於大寶殿

初文獻皇后旣崩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

皆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蔡氏丹楊人也上寢疾於仁
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閣
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頃預防擬手自
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

大恚陳夫人平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抑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敕書揚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與後宮聞變相顧戰栗失色晡後太子遣使者齎小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為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合中有同心結數枚官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乙卯發喪太子即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繼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

凶問煬帝聞之曰今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摠管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彊宜修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邊高祖使諒禦之為突厥所敗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為藩王惟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鷄鷄耳何用腹心為主類者僧辯之子侗儻好奇略為諒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會熒惑守東并議曹鄴人傅奕曉星歷諒問之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并黃

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王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通通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摠管司馬安定皇甫誕切諫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絀於刑書雖欲為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位為方伯當竭誠効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前殺無以壓衆心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頊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唐之地

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摠管府兵曹聞喜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師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為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珣等直扣京師帝以右武衛將軍洛陽立和為蒲州刺史鎮蒲津諒簡精銳數百騎戴羃離詐稱誦宮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立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勃海高義明司馬北平榮

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刺史薛粹為絳州刺史梁善為潞州刺史韋道正為韓州刺史張伯英為澤州刺史代州都督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其將劉昂襲景擊斬之諒復遣喬鍾葵帥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顧唯在閣持重時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衝枚而濟暹明擊之紇單貴敗走聃懼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於是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

安撫大使帥眾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如兄豆盧毓為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不若且偽從之徐伺其便毓勣之子也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大上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給其眾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誕皆死恭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胄又不克

遂自滏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為行軍摠管軍於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頃水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趣黎陽綦良軍不戰而潰祥寧之子也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摠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楊素素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又以左領軍將軍長孫晟為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行布在諒所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其勿辭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戍將京兆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

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喬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為諒城守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彊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爾致遲素責所由軍司具對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衆且十

萬拒素於蒿澤會天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頊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王頊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餘黨悉平帝遣楊約齎手詔勞素王頊將奔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賢子名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擒并獲頊尸梟於晉陽羣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帝又徵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各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卷之三十一

...

...

